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八

職官部五十六

良刺史下

良刺史下

唐書曰姜暮秦州上邽人拜秦州刺史高祖謂曰衣錦還

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荅元功涼州之路近為荒

梗宜宏方略有以靜之暮至州撫以恩信州人相謂曰吾

輩復見太平官府矣盜賊悉來歸首士庶安之

又曰顏遊秦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

多以強暴寡禮風俗未安遊秦撫恤境內敬讓大行邑里

歌之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八

一

草高祖璽書勞勉之

又曰太宗詔朝集使刺史以上升殿親問上曰卿等在州

何以撫教定州刺史薛獻對曰老者國家所泰臣每存恤

之少者國家所使臣每勸誠之田疇荒廢漸加墾闢禮義

既行產業咸振此皆稟之聖化非臣之力太宗曰如公之

所奏足稱循良清淨為政朕所望於公等也

又曰賈敦頤曹州冤句人也貞觀中歷暹滄州刺史在職

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唯敝車一乘羸馬數匹羈勒有闕

以繩為之見者不知其刺史也後轉瀋州刺史州界溇沔

河及涇水每歲泛溢漂流居人敦頤奏立堤堰自是無復

水患



又曰田仁會雍州長安人永徽二年授平州刺史勸學務農稱爲善政轉郢州刺史屬時旱仁會自曝祈禱竟獲甘膏其歲大熟百姓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聞旱田致雨山出雲倉廩旣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又曰許景先傳開元十三年玄宗合宰臣擇刺史之任必在得人景先首中其選自吏部侍郎出爲饒州刺史後轉岐州

又曰薛大鼎蒲州汾陽人爲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沂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州界卑下遂決長蘆及漳衛等三河分洩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八

二

夏遼境內無復水害時與瀛州刺史賈敦頤曹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爲鎬脚刺史

又曰敬暉除衛州刺史時河北新有突厥之寇方秋而修城不輟暉下車謂曰金湯非粟而不守豈有棄收穫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由是人吏咸歌詠之

又曰蕭定字梅臣江南蘭陵人爲秘書少監兼袁州刺史歷信湖宋睦潤五州刺史有政聲大歷中有司條天下牧守課績唯定與常州刺史蕭復濠州刺史張鎰爲理行第一其勸農桑均賦稅逋亡歸復戶口增加定又冠焉

又曰段秀實字成公隴州汧陽人也拜爲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三四年間吐番

不敢犯寒清約率易遠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贏財退公之後端居靜慮而已德宗嗣位就加檢校禮部尙書

又曰尉贊字立之孫爲浙西都團練判官建中初楊炎作相擢爲歙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招拾於叢林之間猛獸將啖幼女號呼搏而救之母子俱免本道觀察使韓滉奏萬異跡加金紫之服累歲遷常州刺史

又曰李惠登平盧人也李希烈反授惠登兵二千鎮隋州貞元初舉州歸順授隋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遭李忠臣希烈殲殘之後野曠無人惠登樸素不知學居官無拔萃率心爲政皆與理順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之二十年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八

三

間田疇闢戶口加諸州奏吏入其境無不謫謠其能

又曰韓愈字退之昌黎人爲潮州刺史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鱷魚卵而化其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呪之曰前代德薄之君棄楚越之地則鱷魚涵泳於此可也今天子神聖四海之外撫而有之况揚州之境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之祀鱷魚豈可與刺史雜處此土哉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澤食民畜熊鹿麋豕以肥其身以繁其卵與刺史爭爲長雄刺史雖驚德安背爲鱷魚低首而下哉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鱷魚朝發

而夕至今與鱷魚約三日乃至七日如頑而不徙須爲物害則刺史選材伎壯夫操勁弓毒矢與鱷魚從事矣呪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鱷患

又曰盧鈞字子和本范陽人開成元也爲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南海有蠻舶之利珍貨輻湊舊帥作法與利以致富凡爲南海者靡不稱載而還鈞性仁恕爲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舶使已一不干預自貞元已來衣冠得罪流放嶺南者因而物故子孫貧悴雖遇赦不能自還凡在封境者鈞減俸錢爲營榷積其家疾病死喪則爲醫藥殯斂孤兒稚女爲之婚嫁凡數百家由是山越之俗服其德義令不嚴而人化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八

四

又曰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也出爲鄭州刺史侍御史冉祖雍素與敬則不協乃誣奏云與王同皎親善貶授盧州刺史經數月泊代到還鄉里無淮南一物惟有所乘馬一匹諸子姪步從而歸

又曰許圜師轉相州刺史政寬存惠吏人刊石以頌之嘗有官吏犯贓事露圜師不合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改節廉士其寬如此

又曰齊瀚定州義豐人爲汴州刺史河南爲雄郡自江淮達于河洛舟車輻湊人庶浩繁前後牧守多不稱職唯倪若水與瀚皆以清嚴爲治吏民歌之

又曰李勉字立卿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番禺賊帥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等阻洞爲亂前後累歲陷沒十餘州勉至遣將李觀與容州刺史王翊併力招討悉斬之五嶺平前後西域舶泛海至者歲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檢閱故末年至者四十餘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者耆老以爲可繼前朝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徒人吏詣闕請立碑代宗許之

又曰楊城爲道州刺史在州以家人法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道州土地產民多倭每年常配鄉戶貢其男號爲矮奴城不平其以良爲賤又憫其編畝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貢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八 五

民皆顧之無不泣

又曰尹思貞京兆長安人也爲青州刺史境內有蠶一年四熟者黜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八月至州見繭嘆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於此乎特表薦之

又曰馬燧改懷州刺史乘兵亂之後其夏大旱人失耕稼燧乃務修教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敬收瘞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界中生穰穀人頗賴之

又曰牛僧孺爲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使江夏城容土散惡難立坦墉每年加版築賦菁茅以覆之吏緣爲奸蠹弊綿歲僧孺至計茅苧板築之費歲十餘萬卽賦之以埽以當苦築之價凡五年墉皆甃菁蠹弊永除

又曰皇甫無逸爲同州刺史閉門自守不通賓客至右不得出門凡所貨易皆往他州每按部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炷書人生將續之無逸遽抽佩刀斷衣帶以爲其炷其廉介如此

又曰呂元膺爲斬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郡獄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以爲期守吏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盜感義相引而去又曰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宗元董具鄉法其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

又曰王仲舒爲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江西前例擢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八

六

酒私釀法深仲舒主鎮奏罷之又云昔錢一萬貫代貧戶輸稅

又曰令狐是子緒以廕授官歷隋壽汝三郡刺史在汝州日有能政郡人請立碑頌緒以弟絢在輔弼上言曰臣先父元和中特承恩顧弟絢官不因人出自宸衷臣伏睹詔令以臣刺壽州日租立政勞吏民求立御頌尋乞追能臣任隋州日郡人乞畱得上下考此名以聞於日下不必更立碑頌乞賜寢停宣定嘉其意從之

五代史梁書曰韓建爲潼關防禦使兼華州刺史河潼經大寇之後戶口流散建披荆棘闢汚菜勸課農事樹植蔬果出入閭里親問疾苦不數年流亡畢復軍民充實

又曰王植字衆美爲密州刺史郡接淮戍舊無壁壘乃率  
丁夫修寧羅城六旬而畢居民賴之

又曰足克裕河陽人也繼領亳鄭二州刺史恃官東藩鎮  
方爲蔡寇所毒黎元流散不能相保克裕妙有農戰之備  
復善於綏懷民賴而獲安

五代史晉史曰相里今自羽林都虞侯爲忻州刺史凡部  
曲私屬將吏不遣泄州邑之職皆優其給贍使分掌家事  
而已其後累典大都皆有聲績

又曰澤州奏前刺史史延翰離州爲軍民遮圍不放田城  
兼截下馬鐙其史延翰經三日後夜開城門赴關

又曰安元信歷數任皆名郡也親族謂曰公身俸二千石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八

七

鬢有白髮家無服美田園何以爲子孫計元信曰吾本無  
文經武畧遭遇先帝風雲之會繼提郡印位在親人平生  
之望過矣每以衣食豐足爲愧安有積貨治產欲爲豚犬  
輩後圖不亦愚乎聞者美之

英雄記曰幽州刺史劉虞食不重餽藍縷繩屨

華陽國志曰趙琰爲青州刺史有貴要屬託琰於聽事前  
置大器水發書悉投置水中無有所報

益部耆舊傳曰嚴遵字王思爲揚州刺史行部聞路旁女  
子哭聲不家問所哭者誰對曰夫遭燒死遵敕吏輿尸到  
與語吏曰死人自道不燒死攝女令人守尹曰當有物往  
吏曰有繩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頂拷問以殺夫

會稽典錄曰謝夷吾字堯卿山陰人爲荊州刺史遇孝章  
皇帝巡狩幸魯陽有詔敕夷吾入傳錄見囚有亭長姦部  
民者縣言和姦上意以爲吏劫民何得言和須臾夷吾呵  
之曰亭長朱幘之吏職在禁姦今爲惡之端何得言和切  
讓長吏治亭長罪其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與上合帝嘆  
曰使諸州刺史悉如此者朕不憂天下矣遷鉅鹿太守臨  
發陛下見賜車馬劍帶敕之曰鉅鹿劇郡舊爲難治以君  
有撥煩之才故特任無毀前功

祖述別傳曰述爲豫州刺史克已矜弛不畜資產喪亂之  
餘白骨未收者爲之殮其有骨肉恩謹不收斂者皆加  
貶貲兩是百姓感化復觀太平置酒大會坐中耆老相與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八 八  
流涕而嘆曰吾等投老更得父母死將何恨又童謠曰中  
哉遺民免豺虎三辰旣朗過恣父立酒清醪甘瓠捕亦何  
報恩歌且舞

陶氏家傳云基字先爲交州刺史始夷人不識禮義男  
女牙相命隨生子乃不知父君乃敦以婚姻之道訓以父  
子之恩道之以禮齊之以刑故庠序立學校合境化之莫  
不悅之

天祿曰何公爲揚州有堊親者乞數萬錢而帳下無有揚  
州常有糯米以賑孤寡乃有萬餘斛虞存爲治中而見道  
帳下空素求此米付帳下何公曰何次道義不與孤寡

事粒

續漢書曰侯覽爲益州刺史豐富者軒誣以大罪皆誅滅之沒入財物

謝承後漢書曰乃書倫上疏褒稱甚美曰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皆明聖所察并臣下所及

晉書曰邢本爲揚州刺史僚屬有過輒依臺閣峻制繩之遠近咸怨

于寶晉紀曰荀晞爲兗州刺史媿母寡有一子坐小事媿母晞叩頭及中外皆乞活不聽死後往哭之甚悲曰殺弟者兗州刺史哭卿者荀道將也

後魏書曰于洛侯代人也以勞舊爲秦州刺史而貪酷安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八 九 忍民上富熾奪民呂勝經無有紀極夜常不臥執燭達曉呼召賓客說人間細事戲謔無不爲性不飲酒唯多置餽截晝夜食噉而已自旦至中方始寢寐

又曰齊以斛律武都爲兗州刺史塗經衛地受絹千疋黎陽郡守石曜手持一縑而謂之曰此是老石杼機聊以奉贈自此已外並須出於吏人武都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

北史曰齊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歷特進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坐太守鄭道蓋來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主人公爲起乃與命結爲義兄弟仍與長命妻爲姊妹責其闔家長幼皆有贈賄饋

氏遂貧

又曰齊安德王延宗爲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以猪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

隋書曰庫狄士文拜具州刺史性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子嘗噉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一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絕跡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

又曰庫狄士文爲具州刺史發摘奸隱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餘人而奏之上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八

十

母妻子惟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捉搥捶盈前而哭者彌盛

又曰趙仲卿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微之失無所容拾鞭笞長吏輒至二百官人戰慄無敢違犯者賊屏息皆稱其能

唐書曰楊德幹高宗末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爲之語曰寧食三斗菽不逢楊德幹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九

職官部五十七

太守

論語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善人居中不踐迹不

入室也此人為政不能早有成功百年乃能無殘暴之人

史記曰萬石君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奮長子建次子乙

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大臣逾

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

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關萬石君必下東趨

見路馬必式焉

又曰杜周為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為守

太平御覽

卷第二百五十九

一

漢書曰郡守秦官也常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

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

又曰黥布為河東太守孝文帝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

史大夫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臣

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

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譽召臣一

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

韋昭曰窺見陛下深淺也

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

又曰嚴助會稽人也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在郡

數年不聞問上賜詔書曰君厭承明之廬

石梁門外

勞侍從之

事衆故且出為郡聞者濶焉久不聞問助惶恐上書謝曰

臣事君猶子事父臣當伏誅願奉二年計最如淳曰舊法當使丞奉歲計射自欲入奉之也最几要也

又曰朱買臣字翁子拜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其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又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相語上許椽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內視之還走庶呼曰實然坐中驚駭丞守相推排陳列庭中拜謁

又曰龔勝楚人也哀帝以勝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璆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九

二

煩吏遷勝光祿卿

東觀漢記曰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容哀帝時爲漁陽太守有名於邊容貌飲食絕衆是時單于來朝當道二千石皆選容貌飲食者故容徙爲雲中太守

又曰馮勤字偉伯會祖楊宣帝時爲弘農太守生八男皆典郡趙魏間號爲萬石諸馮至是世至千石

漢雜事曰蔣滿爲上黨其子萬爲北地都尉同詔徵見宣帝曰父子剖符耶卽詔滿爲淮南陽相萬爲弘農守

後漢書曰郅憚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憚

真異之以爲首舉

又曰任延爲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  
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  
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  
卿言是也

又曰喬玄爲上容太守上邽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玄  
召以爲吏稱疾不就玄怒勅督郵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  
至趣嫁其母起音促益固爭不能得遠曉譬岐岐堅臥不起  
郡內士大夫亦往諫玄乃止時頗以爲譏

漢官解詁云太守專郡信理庶績勸農賑貧決訟斷辟興  
利除害檢察詳奸舉善黜惡誅殺暴殘者也

魏志曰賈逵字梁道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九

三

以逵領弘農太守召計事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  
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也

又曰劉靖馥之子也黃初中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爲  
彼州今卿爲此郡可謂能克負荷者也

又曰曹仁字子孝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句陽拔之數有功  
拜廣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略才使郡

蜀志曰法正字孝直先主以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  
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  
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大縱橫將軍敢

主公抑其威福亮荅曰公主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  
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慮孫夫人生變公肘腋當斯之時進

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合翻然翺翔不可復制如何禁  
法正使不得行其意也

又曰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爲從事以其  
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墮從周旋常爲賓客先  
主定益州以琰爲固陵太守

吳志曰士燮爲交趾太守中國士人往來避難者以百數  
軌翫春秋爲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  
士府君旣學問優博又達于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  
二十餘年疆圉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寶  
融保以河西曷以加之

又曰周魴黃武中鄱陽大師彭綺作亂攻劫城不能支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九

四

持及以魴爲鄱陽太守與胡綜戮力致討遂生擒綺送詣  
武昌

又曰陸績字公紀孫權統事辟爲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  
爲鬱林太守

晉書曰桓玄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嘆  
曰父爲九州伯兒五湖長棄官歸國

又曰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器幹才量過人隆安中  
爲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  
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  
厲聲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興大怒幽之別室經

三年不釋至元興中誑守獄者乃踰垣而遁歸于江東

又曰鄭冲爲陳留郡守冲以儒雅爲德蒞職不爲幹局之譽而簞食縑袍不營貲產世以此重之

又曰劉世智字子房貞素有實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讀書不輟竟以行稱歷吏部郎出潁川大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又曰劉亂王敦請爲右司馬亂知敦有不臣心枕疾不視事以是悞敦意出爲豫章太守辭以脚疾詔就家授印綬郡人莫鴻南土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橫恣無道百姓患之亂至誅鴻及諸豪右界內肅然

晉起居注太康入年詔曰昔先王御俗以興至治未有不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九

五

先成民事者也漢宣識其如此是以嘆息良二十石今欲皆先外郡治民著績然後入爲常伯納言及典兵宿衛黃門散騎中書郎

晉書呂光載記曰呂纂尅金城太守衛韃瞋目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爲降虜也光義而免之

沈約宋書曰羊玄保爲黃門郎善奕棊某品第三太祖亦好棋數蒙引見嘉其溫謹與太祖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齊書曰王敬則遷吳興太守郡舊多獍掠有十數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狗自此路不拾遺物郡無劫盜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

令倫舉舊倫自代諸倫恐爲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

又曰劉善明太祖踐祚以善明勲誠欲與善明祿召謂之曰淮南近畿國之形勝自非親賢不使居之卿爲我臥治也代高祖爲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

又曰張岱時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爲南徐州割吳郡屬焉南選佐吏孝武帝召岱謂之曰卿美瑩夙著今欲用卿爲子鸞總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伸也

又曰王敬則爲吳興太守入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枿

結賢反

歎曰吳興昔無此枿是我少時在此作也召故人飲酒說平生不以屑也

南史曰謝超宗有高名齊高帝以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九

六

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風日寒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矣

魏國典彙曰王慶籍爲京兆太守太祖以其精勤賚以紫綬錦羅裳一襲謂百官王慶籍一世清人也

又曰陰鏗爲招遠將軍晉陵太守鏗常與賓有宴飲見行觴者因迴酒矣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所擒或敬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

梁書曰劉之遴爲南郡太守初之遴在荆府常寄居南郡

屨忽焚前太守去象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則居此中

之遴後折臂遂臨此郡

又曰謝朓字敬仲齊時爲義興太守加秩二千石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  
又曰任昉爲吳興太守清潔友人劉溉與弟洽從昉爲山澤猶彼代而還無衣枕約遺裙衫迎也

又曰范縝爲宣都太守性不信鬼神夷陵有五相廟唐漢三神廟胡里神廟縝乃下教斷不祠

後魏書曰房士達永安末轉濟南太守士達不入京師而頗爲本州郡時人榮之

又曰崔休爲渤海太守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四方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遠而至者常千餘人生徒旣衆所在多不見容休乃設爲俎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九 七

者稱爲口實

又曰盧道將爲燕郡太守道將下車表樂毅霍光之墓而爲之立祠

又曰房幼愍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坐事奪官居家忽聞有容聲出無所見還至庭中爲家羣犬所噬遂卒

北史曰宋欽道任齊懸位中山太守長於撫接然好察細事其州府佐吏使民間者先酬錢然後敢食臨蒞處稱爲

嚴整

後周書曰盧光爲京兆太守先是舍數有妖怪前後郡將莫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昇聽事昇牀南首而立又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

以界懷其精誠守正如此

唐書曰崔玄亮清慎介獨自登朝行不樂趣競歷御史尙書密湖曹三郡守每一遷秩謙讓輒形於色

又曰李暉守太原舊俗有僧徒以習禪爲業及死不飲俱與屍送近郊以飼鳥獸如是積年土人號其地爲黃坑坑側有餓犬千數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遠近苦之前後官吏不能禁止暉到官申明禮害暮不再犯仍發兵捕殺羣犬其風遂革

三輔決錄曰馬援誠兄子書龐伯高敦篤周慎口無擇言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放之世祖見援書卽擢爲零陵太守在郡四年甚有治化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九

八

文士傳曰文帝亦親阮籍常與談戲任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從容言昔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頗得爲東平太守文帝大悅卽從其意籍便乘驢往至郡皆壞府舍諸壁郭使內外杜望教命清當十餘日便復乘驢而去

楚國先賢傳曰耒陽胡紹字伯蕃年十八爲郡門下幹迎太守許荆荆足中風使紹抑之紹視荆蹠音下而笑荆怒

問之紹曰見明府蹠下黑子紹亦有之忻而故笑荆視之果有黑子合其從學學八年遂爲九真零陵二郡太守

華陽國志曰趙瑤字元珪弟玟字稚珪瑤兄弟皆以合德著聞瑤少有公望遷扶風太守徙爲蜀郡司空張溫謂之曰第五伯魚從蜀郡入爲司空吾今掃第以待足下矣

西京雜記曰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章殺暹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勃見曝露乃勞之曰無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尋遷爲椽吏

韓子曰李悝爲魏文侯土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乃下令曰民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杓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旦下而人皆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戰大敗之以民之善射也

風俗通曰蜀郡任嘉年三四歲時父勝爲諸生於漢中就師有盜賊道路斷絕蜀亦覆沒客轉長沙爲州郡吏後嘉爲長沙太守騰爲奏曹掾默知嘉實其子曰嘉母語次謂嘉曰奏曹在掾則汝父也但差老耳嘉曰天下豈獨有一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九

任夫人何以老更生邪意母曰咄我守養汝數十年無嫌訊豈以垂沒更失計哉顧實真父不可棄損後嘉問掾聲音何類太守何州里耶掾曰本健爲武陽人蓬轉流巖到此毋蔡審諦又識左耳前贅因出抱持對之流涕嘉自拔榻歎歎哽咽

世說曰爰綽爲新安太守南界有刻石爰至其下醺有人於石下得剪刀者衆咸異之生鶴對曰昔長沙恒王嘗飲饑孫洲父老云此洲狹而長君當爲長沙事果應夫三刀爲州今得交刀君亦當爲交州後果作交州

世語曰荊州刺史裴潛以南陽周泰爲從事使詣司馬宣王宣王知之辟泰泰九年居喪留缺行之後三十六日擢

爲新城太守宣王爲泰會使尙書鍾毓嘲之曰君釋褐登  
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典郡乞兒乘小車一何快  
耶泰曰君貴公之子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一何遲也  
潘尼贈二李郎詩序曰元康六年尙書李部郎汝南李光  
彥遷汲郡太守都亭侯江夏李茂曾遷平陽太守此二子  
皆弱冠知名愿職顯要旬月之間繼躋名郡離儉劇之勤  
就放曠之逸枕鳴琴以候遠致離別之際各斐然賦詩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九

十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

又曰職官部五十八

帶持刀劔良太守上

漢書曰黃霸字次公淮揚人也爲潁川太守咸稱神明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是時鳳凰神雀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元首明哉其賜霸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又曰文翁廬江人也少好學景帝末年爲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

小吏聞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遺請京師受業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魯齊焉

又曰龔遂字少卿山陽人宣帝問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曰海濱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莫恤今欲使臣勝之將安之上曰選用賢良故欲安之遂曰臣聞治亂繩之不可急唯緩之然後可治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以便宜從事

上許焉遂單車獨行至府郡守翁然盜賊亦皆罷斃民有帶持刀劔者使賣劔買牛賣刀買犢所謂帶刀而佩犢乎又曰朱博遷瑯琊太守齊俗舒緩眷名博親視事右曹掾吏皆移病臥博問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

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髻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耶乃召見諸曹吏書佐及縣大吏選其可用者出教署之皆斥罷諸病吏郡中大驚又敕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襪

音詔

紹謂大務中

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合去地三寸

又曰尹翁歸字子况爲東海太守郡中吏人賢不肖及奸邪盡知之東海大治以高第八守右扶風滿歲爲真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詔不及私溫良廉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

又曰薛宣字貢君東海太守左馮翊滿歲稱職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

愛人

而安利之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

一一

又曰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侍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北海太守

又曰趙喜字伯陽爲平原太守後青州大蝗入平原界輯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

又曰汲黯爲東海太守治官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其大指而已黯素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爲淮陽太守黯辭之上曰君簿淮揚耶吾欲得君臥而治之乃行又曰王尊爲中郡太守河益堤壞尊執珪請以身填金堤而水稍却

又曰王尊字子貢涿郡人也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

縣曰合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樂強扶弱宣廣澤其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頭諸君自免正身

又曰馮立字聖通以任爲郎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  
在職公廉治行畧與兄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爲條  
教吏人嘉笑也野正立相代爲太守人歌之曰大馮君小  
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恩惠民政如魯衛德化  
均周公康叔猶二君後遷爲東海太守土下溫病痺天子  
聞之徙太原太守更治五郡所居有政迹

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燕人爲淮揚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  
多豪強難治延壽教以禮讓令文學教官諸生冠皮弁執  
俎豆爲吏民行喪娶禮百姓遵用其教徙爲東郡太守吏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

二

無追捕之苦人無捶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  
厚入守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困延壽大  
傷之曰幸得爲郡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事訟既  
傷風化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稱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  
閉閣思過於是訟者宗族相傳責讓此兩昆弟皆自斃肉  
相謝終死不敢復爭延壽恩信周遍二十四縣莫敢復以  
辭訟自言者其志誠吏民不忍欺

又曰邵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爲郎超  
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議大夫遷南陽太守躬勸耕  
農開通溝渠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爭吏  
民親愛之號曰邵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

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

又曰班伯爲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任威吏民竦息伯請問耆老父祖有故人舊恩者延之滿堂日爲供具執子孫禮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共諫伯曰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乃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旬日盡得郡中震攝咸稱神明

又曰蕭育字次君哀帝時南郡多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

使車三公

奉使之車制如安車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斷去

東觀漢記曰杜詩字君公爲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治清平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一

四

以誅暴立威信善於計畧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省見功多時人方於邵信臣故南陽人爲之語前有邵父後有杜母

又曰馬援字文淵扶風人爲隴西太守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輒曰此丞掾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羨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

又曰朱陳字文季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之士吏民畏愛爲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又曰祭彤爲遼東太守彤之威聲揚於北方胡夷皆來內

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練邊屯兵及彤卒烏桓解卑追思無已每朝京師過彤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

又曰張堪字遊遷漁陽太守教民耕種百姓殷富童謠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入年匈奴不敢犯塞

又曰第五倫字伯魚爲會稽太守性節儉雖身居二千石位常蔬食布衣妻自炊爨初代到當發百姓老小闔府門攀車扣馬啼呼曰捨我何之其得人心見愛如此

又曰郭伋爲潁川太守辭去之官光武詔曰郡得賢能太守去城不遠伊澗九里冀京師并蒙其福也

又曰秦彭遷山陽太守時山陽新遭地動後饑旱穀貴米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

五

石七八萬百姓窮困彭下車經營勞來爲民四誠以父母妻子兄弟長幼之序擇民能率衆以爲鄉三老選鄉三老爲縣三老合與長吏參職崇儒雅貴庠序尙德化春秋饗射升降揖讓務禮示民吏民畏愛不敢欺也

又曰侯霸字君房爲臨淮太守治有能名及王莽之敗霸保固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常道而臥皆曰乞侯君復留民乃誠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受璽書而具以狀聞

又曰耿純字伯山鉅鹿人請治一郡盡力自効上笑曰卿乃欲以治民自効乃拜純爲東郡太守後坐事免上過東

郡數千人號呼涕泣云願復得耿君上復以純爲東郡太守  
又曰王阜爲益州太守邊郡吏多放縱阜以法繩正吏民  
不敢犯禁政教清靜百姓安業甘露降白鳥見連有瑞應  
世謂其持法平政寬慈有化所致

又曰魏霸爲鉅鹿太守霸清性約質樸爲政寬恕正色而  
已不求備於人掾吏有過輒私責數不改休罷之終不暴  
揚其惡

又曰秦彭字伯本爲山陽太守以禮訓民不任刑名崇好  
儒雅百姓懷之莫敢欺犯轉潁川太守鳳凰麒麟嘉禾甘  
露之瑞集於郡境元成間宗族五人同爲二千石故號爲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 六  
萬有秦民

又曰沈豐字聖達爲零陵太守爲政慎刑重殺罪法辭訟  
初不歷獄嫌疑不決一斷於口鞭杖不舉市無刑戮僚友  
有過初不暴揚有奇謀異畧輒爲談述曰太守所不及也  
到官一年甘露降芝草生

又曰宗慶字叔平爲長沙太守民養子者三千餘人男女  
皆以宗爲名

後漢書曰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  
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  
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  
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

通上黨南通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收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又曰寇恂字子翼爲潁川太守拜執金吾後光武幸潁川

百姓遮道曰願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之

又曰楊震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

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曰故人知君

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

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

子孫嘗疏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

使後代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又曰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 七

北境常通商販買糶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探求不

知紀極詭貴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

無資貧者餓死於道嘗到宮革易前弊求人病利曾未踰

歲去珠復還

又曰任延爲九真太守九真不識兩姓夫婦之道延乃遺

書屬縣各使男年十五至五十五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

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

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

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

又曰陳寵轉廣漢太守西川豪右并兼吏多姦貪訴訟曰

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錕顯等以爲腹心 鍾音徒 訟者 南反

日城郡中清肅先是洛縣城南官縣名故城今傳益州雅縣南也每陰而

常有異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代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寵愴然矜嘆卽敕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絕

又曰宋均爲九江太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

輒東西散去

詳見后集

又曰劉寵爲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龍眉皓髮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齋首錢以送寵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又曰曹褒爲河內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踊貴褒到省吏併賄退去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亡皆還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

八

又曰鮑德爲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愛人悅號爲神父

又曰廉范遷蜀郡太守其各尙文辨好相持知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范乃毀削法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平生無襦今五袴

又曰馬嚴爲陳留太守明賞罰發奸宄郡界清靜嗣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遑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爲備詔書勅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

賊後卒如言

又曰黃香爲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王制曰食九人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者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人課耕種

又曰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友叛殺南陽太守奏頡攻沒六縣拜羊續爲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貧潔吏民狼狽悉逆知真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攝乃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趙慈斬之獲首五十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

又曰羊續爲南陽太守續妻後與子秘俱住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而自將秘行其資藏唯有布衾弊祗襦監麥數斛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 九

而已說文曰祗襦短衣而已祗者丁奚反襦音行勞反故敕秘曰吾自若此何以資

爾母乎使子與母俱歸

又曰三府舉王棠治劇拜巴郡太守棠持兵赴巴斬賊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爲立祠

又曰樊淮拜鉅鹿太守時饑荒之餘人庶流逆家戶且盡淮課督農桑廣施方畧其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爲羌所鈔暴淮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

又曰伏湛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撤膳禮記曰年

穀不登君膳不祭肺今人皆饑奈何獨飽乃共食蠶糲糲粗米者九五十糲率三十糲解糲得六斗米爲一也悉分俸祿以賑鄉里來客者自餘家

又曰鮑昱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地歲歲決壞後年費常  
三千餘萬昱乃土作方梁石池池深也以石爲之水常饒  
足漑田倍多人以殷富

又曰第五訪爲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十訪乃開倉賑給  
以救其弊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人也須

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  
是一郡得全

謝承後漢書曰鄭宏遷淮陰太守消息徭賦政不煩苛行  
春天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穀而行宏怪問主簿黃國  
曰鹿爲吉爲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輜畫作鹿明府必爲  
宰相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一

十

續漢書曰宋均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冬以日終夏以  
平旦時多虎均曰夫虎豹在山鼃鼃在泉物性之所託故  
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雞豚也數爲民害咎在貪殘  
今退檻穽進忠良虎遂東渡江

又曰劉寬字文饒引農人爲南陽太守溫仁恕多遇民如  
子口不出詈言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又曰羊茂季字叔寶豫章人爲東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  
處單版榻常食乾飯出界買鹽致妻子不歷官舍華嶠後

漢書曰岑熙爲東郡太守好聘禮隱逸顯之於朝與參政  
事視事三年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賤務岑  
君遇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釐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嘉我

生獨於斯時美矣岑君於巖狀茲

張璠漢記曰宋登字叔揚出爲潁川太守市無豫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祀祀之

又曰陳球爲零陵太守球到郡設方畧期月間賊虜消散而州兵朱益等友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改零陵零陵下濕編木爲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吏白請遣家辟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郡豈顧妻孥而垣國威乎重復言者斬乃悉郡內吏民老弱與其守城

漢雜事曰蔣滿爲上黨太守長子清之此地都尉次子萬爲安定太守滿與萬俱知名並見非時徵爲二千石者十三人皆引見萬退却不敢與父明詔遣贊謁者曰何以不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

十一

齊左右曰此父子也上嘆息曰乃父子剖符耶明先詔曰上黨太守滿經行篤著信行山東其以滿爲淮陽互相誨導東蕃引農股肱郡其以萬爲弘農太守父子同日拜於前上嘉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一

職官部五十九

良太守中

魏畧曰顏裴字文林爲京兆太守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乘果又是時人多無車牛裴課人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作車又課民無牛者命畜豬貴時賣以買牛始人以爲煩一二年閒家家有丁車大牛遷爲平原太守吏人啼哭遮道車馬不得前十餘日人乃出

魏志曰賈逵爲弘農太守太祖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皆如賈逵則吾何憂

又曰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爲河東郡守寬惠與民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一

一

無爲民嘗辭訟者相告者親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有君如此柰何不從其教自是少辭訟詔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功閒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願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

又曰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爲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卽自首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衆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

又曰倉慈字孝仁淮南人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豪遂以爲俗前太守尹奉等修政而已無所匡革慈到大抑挫權右撫恤貧羸各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錫之地慈皆隨口割賦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斟酌輕重自非殊死但梗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

又曰令狐邵字孔叔爲弘農太守所在清如水雪妻子希到官省舉善而教恕以持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也

又曰田豫字國讓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在山中爲羣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一 二

表奏皆當死豫見悉繫諸囚慰問開其自新之路一路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効卽相告語羣賊一朝解散郡內清淨具以狀聞太祖嘉之

又曰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煥京兆太守濟北顏裴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郡濟南相魯國孔義或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致身清白或摘奸發伏咸爲糧二千石

又曰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爲泰山太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千餘家

又曰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濕常患水滂百姓飢乏渾於瀟相二縣界與陂

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灌溉終成稻田經久之利此農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開皆成其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

魏畧曰孟康正始中出爲弘農太守康到官清平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不欲煩損吏民常豫持廉卒各持廉所在自刈馬草不止停傳露宿樹下蜀志曰何祗字君肅汶山東不安以祗爲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黃陵後夷反叛辭曰合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復屈祗挾族人爲之汶山復得安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一

三

吳志曰顧邵字孝時年二十七起家爲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滌祀非禮之祭看相小吏資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學善以教風化大行

又曰孫權授諸葛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拜畢令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恪到府乃移書四郡屬城長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郡五於是山漸民出降稽首

王隱晉書曰廣平太守缺宣帝謂鄭袤曰賢叔大將垂稱於陽平魏郡並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郡吾欲令郡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袤在郡先以德化善作條教百姓愛之

又曰鄭默爲東郡太守值歲荒民飢默輒開倉賑給自上待罪朝廷嘉默憂國恤人詔書褒勸比之汲黯

又曰陸納爲吳興太守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氏尙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舡納曰私奴裝糧倉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幘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晉中興書曰王蘊字叔仁爲吳郡太守時郡荒民飢蘊輒開倉賑恤主簿執諫云宜先列上蘊曰行仁義而敗者渺矣於是發米賑貸賴蘊者十室而入然後具自表奏朝廷以違科免民飢多誦之詔特左遷晉陵太守

又曰諸葛恢字道明中宗遷爲會稽太守臨行上爲置酒謂之曰今之會稽昔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蒞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一

四

任之方是以相屈恢陳謝曰今天下喪亂之餘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之士退浮華之黨中宗深納焉南史曰宋江秉之爲臨海太守以閒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祿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饑寒人有勸其營田秉之正色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人競利在郡中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

齊書曰劉懷慰拜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文以爲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又手勅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脩治城郭案集居民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漑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知曰且食有餘幸不賴

此因廉著吏論以達其意

又曰虞愿爲晉州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隨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其愿往觀視清徹無隱蔽後瑯琊王秀之郡爲與朝士書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在遺風易遵差得無事

又曰王秀之字伯奮瑯琊臨沂人爲晉平太守至郡期年謂人曰此邦豐壤祿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防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

又曰裴昭明河東聞喜人歷郡皆有勤績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業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一

五

又曰顏介字茂鏡少穎悟有器識梁大明中武陵王紀爲揚州刺史以介爲府長史在職以清白稱武帝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以處一郡復曰始與郡頻無良守可以介爲之由是出焉

齊春秋曰崔元祖父景真爲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

梁書曰褚翔爲義太守翔在政潔已省繁可去遊費百姓安之郡之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咸以爲善政所感及秩滿吏民詣闕請之勅焉

又曰何敬容爲吳郡太守爲政勤恤民隱辯訟如神視事四年治爲天下第一吏民詣闕請樹碑許之

又曰劉亨字嘉會之遜弟也代之遜爲南郡太守在郡有異績數年卒於官時年五十荆士至今懷之不忍其名號曰爲大南郡小南郡

又曰何徹字子季爲建安太守民不忍欺伏臘故囚還家及期而至

又曰傅昭遷臨海太守郡有密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圃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固封縣令常餉粟實絹於簿下昭笑而還之

又曰徐擒東海剡人高祖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姓雜說末論釋教擒商教縱橫荅勝如響高祖寵遇日隆領軍朱異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逼我須早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一

六

爲之所遂承閒白高祖曰擒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以自頤養高祖謂擒欲之乃召擒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并經爲之卿爲我臥治此郡遂出爲新安守周月之中風俗便改

又曰張緬出爲淮南太守時年十八武帝疑其少年未閑吏事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斷決允愜甚稱賞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索稜字孟則煌燉人好學博文姚萇甚重之委以機密文章詔檄皆稜之文也後爲平原太守以德化民民畏而愛之歌曰懿矣明守庶績允釐剖符作宰實獲我思

又曰前凉晉昌太守陰毓卒都人思其政化縗經送喪至

武威者千餘人

後魏書曰羊敦字元禮太山平陽人爲廣平太守甚有能  
名奸吏踟躕秋毫無犯屬歲饑僅家置米至使人尋波澤  
拔藪而食之遇有疾苦解衣質米朝廷以其清白賜穀千  
斛絹百疋

又曰張長年爲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分析家唯有  
一牛爭之不決訟于郡庭長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  
有二牛各應得一崔有訟理卽以家牛一頭賜之于是郡  
境之中各相誠約咸敦敬讓

又曰柳崇字僧生河東解人出爲河北太守崇初屆郡  
郡民張明失馬疑十餘人崇見之不問賊事人人別借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一 七

以溫顏更問其親老存不農桑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卽獲  
真賊呂穆等二人餘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內帖然

又曰呂顯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務存瞻卹妻子不免飢  
寒民頌之曰時惟府君克清克明緝我荒土士民樂生願  
壽無疆以享長齡

又曰韋崇字洪塞除南潁太守不好發擿細事常云何用  
小察以傷大道吏民感之郡中大治高祖聞而嘉賞賜帛  
二百疋

又曰辛穆字叔宗轉汝陽太守值水澇民飢上表請輕租  
賦帝從之遂勅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爲調

又曰房法壽族子景伯字長暉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

曾失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亾景伯督切屬縣追捕  
擒之卽署其子爲西曹掾命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  
一時俱下論者稱之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一

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一

職官部六十

良太守下

酷太守

良太守下

北史曰西魏裴俠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爲也乃悉罷之又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爲市官馬歲時旣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

北史曰宋世良拜清河太守才識閑明尤善政術在郡未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一

一

幾聲問甚高陽平郡移掩劫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惟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明朗大服郡東南有曲阜城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爲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城公曲堤良施八條制盜奔他境人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是東醴泉出於境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莫不攀援涕泣

北齊書曰赫連子悅除林慮太守文襄往晉陽曲郡境問所不便悅去臨水武安去郡遙遠山嶺重壘若東屬郡魏

則平地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便人不覺損幹悅荅曰所言又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公心文襄善之乃敕依事施行自是人屬近便行路稱之

北齊書曰崔伯謙字士遜博陵安平人也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又改鞭用熟皮爲之示恥而已

北齊書曰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也除南西河太守性清慎不廢私書

陳書曰孔奐字休文會稽山陰人除晉陵太守自宋齊以來舊爲大郡雖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大悅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一 二

處素儉乃餉衣一襲氈被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耳勞卿厚意幸勿爲煩

隋書曰于義遷安武太守專崇德教不尙威刑有郡民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任之所致非其罪也於是取財倍與二人論而遣去善安等各愧恥而移貫他州於是風化大治其以德化皆此類也

又曰于仲文遷安固太守有任社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決益州長史韓伯攜曰于安固少善聽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一家各驅牛羣至乃故所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

嗟惋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訶詰杜氏服罪而去

又曰柳儉煬帝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而遣之儉清節愈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明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又問其次威以涿郡丞郭絢潁川郡丞蕭敬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疋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以旌異焉又曰車駕西巡還謂武威太守樊子蓋曰人道公清定不如此子蓋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由此賜之口味百餘斛

唐書曰顏真卿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爲托修城浚濠科丁莊儲廩食乃陽會多士泛舟於池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一

三

飲酒賦詩或讒於祿山亦審慎之祿山以爲書生不足虞也無幾祿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乃使司參軍李平馳奏之玄宗初聞祿山之變難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平大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形狀何如所得爲如此

五代史晉史曰郭顏魯清秦中遷復州守延魯臨任忽驚嘆曰先人魯爲泌牧九年不移我得遵其家法而使政有紕繆者乎由是正奉之外未嘗歛貨庶事政理一郡賴焉及秩滿百姓上舉留將離境攀臥遮圍者不能去朝廷聞而嘉之

華陽國志曰張翕字子陽巴郡人爲平陰郡守布衣蔬食

儉以化民自乘二馬之官久之一馬死一馬病翁曰吾將步行矣夷漢甚安其惠愛在官十九年卒百姓號慕送葬一千里數天子嗟嘆賜錢十萬爲立祠堂後太守數煩擾夷人叛亂翁子端方考察廉天子起家拜越雋太守迎者如雲

又曰孝順帝永建中太山吳資爲巴郡太守民歌之曰習習晨風動澍雨潤乎苗郡后恤時務我民以優饒及資遷去民人思資又歌曰望遠忽見惆悵當徘徊澤恩實難忘攸攸心永懷

益部耆舊傳曰張霸字伯饒爲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但聞宋聲又野無遺寇民語曰城上烏鳴哺太平御覽

卷一百六十一

四

父母府中諸吏皆孝

鍾岍良吏傳曰王堂字敬伯廣漢郫人也爲汝南太守屬城多閭弱堂簡選四部都郵奏免四十餘人以陳蕃爲功曹應嗣爲主簿教曰簡覈衆職委功曹拾遺補闕仰恃明俊古人有言勞於求賢逸於得士太守不敢忘有符教崔氏家傳曰崔實除伍原太守郡處邊郵不知耕桑之業民多飢寒之患於是乃勸人農種教其織紉以賑貧窮民獲號濟曰神惠焉

桓階別傳曰上巳平荊州引爲主簿每有深謀疑事嘗與君籌之或日無忘食或夜坐徹旦擢爲趙郡太守會郡察之上曰北邊未清以卿威能震敵德之懷遠故人用相煩

是亦寇恂河內之舉階在郡時俸盡食醬醑上問之數戲之曰卿家醬頗得成不耶詔曰昔子文清儉朝不謀夕而有脯糧之秩宣子守約簞食魚殮而有加梁之賜况光大魏富有四海棟宇之大臣而有蔬食非吾所以禮賢之意也其賜射鹿師二人并給媒

齊人謂趨  
藥爲媒

江祚別傳曰祚爲安南太守民思其德生子多以江名子孟宗別傳曰宗爲豫章太守人思其惠路有行歌故時人之生以孟爲名

邵氏家傳曰邵訓字伯春爲陳留太守以君性多引恕追詔勉勵之曰陳留太守講授省中六年于茲經術明篤有匡生解頤之風賜錢三十萬及刀劍衣服居家之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一

五

宣城記曰涇縣洪短吳時爲廬江太守清稱微還船輕皆載土時歲暮逐除者就乞所獲甚少洪乃語之逐除人見土而去

秦子曰孔文舉爲北海相有曹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殺之有父病瘥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鄰人熟麥而進之文舉聞特賞之資而不罪者以爲勸養於母也哭而見殺者以爲哀而不實也

世說曰周顛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泊清溪渚王丞相往之時是夏月暴雨卒至舫既狹小而又漏殆無復可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遇此卽啟用爲吳興太守

論衡曰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懷一錢不

刑一人高枕安臥淮陽政清

風俗通曰秦昭王爲陳水爲蜀郡太守開成都兩江漑田萬頃江神歲取童女二人以爲婦水自以其安與神爲婚徑至神祠勸神酒杯但澹淡水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倉牛鬪於岸旁有間水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鬪太極不勝當相助南要月中正白者我殺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其壯健者名子曰水兒

### 酷太守

漢書曰王温舒陽陵人也遷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爲爪牙使督盜賊道不拾遺遷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奸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一

六

十匹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畧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温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又曰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爲涿郡太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忤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爲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道蠶掾吾趙繡案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卽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延年已先知

之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卽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

東觀漢記曰樊曄爲天水郡其政嚴猛好申韓之術不暇下以權道路不敢相盜商人行旅以錢物於大道旁日以付樊父後還其物如故道不拾遺涼州爲之語曰遊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城寺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晉陽秋曰廬陵太守羊舟疑郡人簡良等爲賊殺一百九十八人徒謫百有餘人有司奏舟罪死以景獻皇后有屬八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一

七

議帝曰此古人所無何入議之有忽未忍肆之市朝其賜命獄所瑯琊王太妃山氏舟之甥也詣闕請命丞相以太妃爲言於是減死罪旣出有疾見簡良爲祟旬日而卒

三國典畧曰齊廣陵太守敬長瑜多受財賂刺史駿將啟劾之長瑜以貨求於散騎常侍和士開以畫屏風詐爲長瑜之獻齊王大悅駿啟尋至遂不問焉

梁書曰南淮侯蕭推字智進梁主弟安成康王秀之子姿貌豐悅舉動可觀歷淮南宣城晉安吳郡四太守所臨之郡必赤地大旱吳人號爲旱母

又曰臧厥爲晉安太守郡君山海常結聚通逃前二千石雖募討捕而寇盜不止厥下車宣風化凡諸匈黨皆緝貢

而出居民復業商旅流通然爲政嚴酷少恩吏民小事必加杖罰百姓謂之臧獸

唐書曰李邕天寶初爲汲郡北海二太守邕性豪侈不護細行所在縱求財貨馳獵自恣五載姦贓事發又嘗與驍衛兵曹柳勣馬一匹及勣下獄吉溫令勣引邕談及休各厚相賂遺詞狀連引勣刑部員外祈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夷馳往就郡決殺之時年七十餘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一

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三

職官部六十一

別駕

治中

長史

司馬

別駕

應劭漢官儀曰元帝時丞相干定國條州大小爲設員治中別駕諸部從事秩皆百石

漢書曰黃霸爲豫州刺史三歲宣帝詔賜車蓋特高一尺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星於軾前以彰有德

東觀漢記曰郭伋在并州行部童兒騎竹馬迎拜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語別駕計日告之

太平御覽

卷一百六十三

一

後漢書曰袁紹領冀州以審配爲別駕委以腹心并總幕府紹以田豐爲別駕豐勸迎天子紹不納及敗曰吾慙田別駕

謝承後漢書曰周景爲豫州辟陳蕃爲別駕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也不復更辟蕃惶懼起視職

又曰陳茂爲豫州刺史辟周敞爲別駕從事與俱行部到潁川陽翟傳傳中有置美酒一桮敞去敕御騶載酒以行茂見於外取桮擊柱破之敞問茂刺史年老酒益豪別駕破桮名亦何益茂荅曰所過皆以有明使君傳車駢駮載酒非宜也

魏志曰崔琰字季珪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爲別駕

語琰曰北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計校甲兵唯此爲先斯豈彼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于時賓客皆復失色

又曰李膺自蜀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爲益州別駕

又曰王基字伯輿東萊人時青土初定刺史王陵表請基爲別駕陵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

吳書曰陸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權嘉遜功德欲殊顯之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二 一一

雖爲上將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  
辟別駕從事

晉書曰王祥爲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靖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鄧粲晉紀曰王澄爲荊州宗厥以酒色禮澄澄叱左右梓之別駕郭舒厲色曰使君醉澄曰狂邪枉我醉矣因炙舒

盾

晉中興書曰初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語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或爲害

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虔強與乃受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足稱此刀吾故以與之

又曰長沙鄧粲高潔著名桓冲召粲爲別駕粲起就職時南郡劉尚公亦治操不仕粲既就職尚公語粲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荅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無以難之雖然粲名譽解半矣

又曰鄧騫字長真長沙人也譙王承爲魏父所敗父求騫甚急鄉人爲懼騫笑曰欲用我耳乃往詣父喜謂曰君可謂古之解楊也以爲別駕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三

三

續晉安帝紀曰益州刺史李邈徵時居漢川與別駕姜顯餞送刺史顯忽遡邈曰大丈夫何至守偏地爲姜顯所凌卽不復還家乃附船下自是十五年而鎮梁漢顯猶棲遲卽檄爲別駕

後周書曰柳慶爲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自而失之謂是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歎之乃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特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卽遣吏追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

隋書曰趙軌爲齊州刺史別駕徵入朝父老相送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而飲之

唐書曰德宗命王虔休幕客昭 軍節度掌書記盧頊爲洛州別駕知州事賜緋魚袋賞有功也時元詵據洛川頊白於虔休請入城說下之頊見詵爲陳利害諳請隨頊歸朝故頊不次授官

三輔決錄曰蘇章爲冀州刺史召安平崔瑗爲別駕

豫章列士傳曰孔恂字巨卿新淦人爲別駕車前後舊有屏星如刺史車曲翳儀式時刺史行部發失旦怒命去之恂曰明使君發自晏而飲撤去屏星毀國舊儀此不可行別駕可去屏星不可省卽投傳而去

曹操別傳曰武皇帝爲兗州以畢諶爲別駕兗州亂張孟卓異諶母弟帝見諶曰孤綏撫失和聞卿母弟爲張邈所執人情不相遠卿可去孤自遣不爲相棄諶涕泣曰當以死自効帝亦垂涕荅之諶明日便走後破下邳得諶還以爲椽吏

王允別傳曰允仕郡民有路拂者少而無行太守王琮召以補吏允犯顏固爭殊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爲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路拂以之廢棄

管輅別傳曰趙孔耀言輅於冀州刺史裴徽卽檄召輅一

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疲倦其時天熱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雞鳴向晨然後出自爾四兄引輅爲別駕

江氏家傳曰統字應元太傅東海王領州牧請君爲別駕與君書曰昔子師作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人士有堪此求者不知君舉高平郟道微爲賢良陳畱阮宣子爲直言濟北程弘叔爲方正皆於時選爲允

顧和別傳曰顧球時爲揚州別駕顧榮謂球曰卿速步公

孝如是超卿矣

私字公孝

庾亮集荅曰郭遜書曰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周流宣化於萬里者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

應享與州蔣賤曰誨命欲求佳別駕自頃諸府大開搜延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三

五

路廣海無遺蚌山亡逸璞歸數日臥思始得一人陳國有袁琇等惠瑛者才識可以經於治亂棲時可勸礪後進事具所服聞而未嘗接顏交言也又宗令文早有名輩相與通家門素所具抑亦其次

治中

通典曰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衆曹文書漢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陳禪爲治中從事刺史爲人所劾受納賍賂禪當傳拷乃至笞掠無竿毒畢加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釋

應劭漢官儀曰司隸功曹從事卽治中也

魏志曰審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

袁紹領冀州委配腹心人任以爲治中別駕

又曰太祖令曰頻年已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耶  
自今已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將覽  
也

又曰毛玠字孝先陳畱平丘人也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將  
避亂荊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兗州  
辟爲治中從事

蜀志曰龐統以從事來陽令不治免官魯肅遺先主書曰  
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  
耳乃以爲治中

江表傳曰孫權尅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潘濬獨稱疾不  
大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二 六

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輦致之濬伏面著牀席涕泣交橫權  
至慰勞與語使親近以手中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卽以  
爲治中

王隱晉書曰唐彬檄爲治中別駕忠肅公亮匡救違闕盡  
規誨以納善不顯見以彰主當朝正色焉

又曰譙郡太守李銓稱散吏戴熾當盡州席坐後竟爲治  
中

檀道鸞晉紀曰習鑿齒少博涉才情秀逸桓温奇之自州  
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

梁書曰蕭洽爲南徐州治中既近畿重鎮吏數千人前後  
居之者皆致巨富洽爲之清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妻子

不免飢寒

又曰陸襄字師卿爲揚州治中襄父終此官乃固辭高祖不許聽與府司馬換解居之也

益部耆舊傳曰柳宗字伯騫爲治中與人交結久而益親其所拔進皆世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爲之語曰得黃一筭不如柳伯騫所識

又曰張彥字伯春爲治中從事刺史每坐高牀治中單席於地

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耽仕州爲治中少有棲山之術善解飛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曾元會曉不及朝則化爲白鶴至闕前迴翔欲下威儀以箒擲之得一隻履耽大平御覽 卷一百六十二 七

乃驚還就列時步騰爲廣州刺史意惡之便以狀列聞遂至誅滅

世說曰習鑿齒才吏不常桓宣武器之未三十用爲荊州治中謝賤曰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

### 長史

後周書曰劉璠爲蕭循益州長史及太祖旣納蕭循之降又許其返國循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侍宴太祖曰我於古誰比對曰常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齊桓晉文之不若太祖曰我不得比湯武望與伊周爲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太祖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耳於是卽命

道循循請與璠俱還不許以璠爲中外府記室

陳書曰蕭濟爲揚州長史高宗嘗敕取揚州曹事躬自省覽見濟條理詳悉文無滯畱乃顧謂左右曰我本期蕭長史長于經傳不意精練繁劇乃至於此

隋書曰榮毗楊素薦毘爲華州長史世號爲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毘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毘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毘荅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

又曰高祖時制刺史二佐每歲暮更入朝上考課

唐書曰張惟一爲荊州長史以防禦使陳希昂爲司馬希昂衡州曾帥家兵千人在部下自爲藩衛有牟遂金仕至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二將軍爲惟一將希昂積憾持兵領衆入惟一衙索遂金頭金藏於惟一後院惟一懼截遂金頭與之兵始退自此之後政歸希昂惟一寄坐而已

司馬

北史曰魏蘇亮拜黃門侍郎文帝子宜都王武爲秦州刺史以亮爲司馬帝謂亮曰黃門郎豈可爲秦州司馬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勿以爲恨

三國典畧曰齊以太子率更合崔龍子爲司馬司馬初龍子爲司徒功曹嫁女與穆提婆以求此職提婆許之以其品懸絕先轉爲率更合至是成婚既畢卽便用之尋有謠言勝於路側曰司馬司馬崔老取錢能疾判事遲御史

馮士幹見而劾之遂免其官

北史曰隋房恭懿歷德澤二州司馬盧愷復奏其政美上甚異之復賜以帛諸州朝集稱爲勸勵之首以爲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

隋書曰劉模爲嵐州司馬楊諒旣作亂刺史喬鍾葵發兵將赴逆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致位方伯謂當竭誠効命以荅慈造豈有大行皇帝梓宮未掩翻爲厲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耶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進曰若不斬模何以厭衆心於是囚之於燬番取模資財分賜黨與及諒平煬帝嘉之拜開府授天興

令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三

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三終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四

職官部六十二

功曹叅軍

司倉叅軍

司戶叅軍

司兵叅軍

司法叅軍

五官掾

功曹叅軍

韋昭辯釋名曰曹郡也功曹吏所羣聚戶曹民所羣聚也

其他皆然

漢書曰蕭何爲主吏

孟康曰主吏功曹也

又曰朱博爲瑯琊郡守召見功曹閑閣數責與筆札使自

記受取一錢已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

太平御覽

卷一百六十四

一

怖具自書奸賊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

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

東觀漢記曰趙勤南陽人太守桓虞召爲功曹委以郡事

嘗有重客過欲託一士令爲曹吏虞曰我有賢功曹趙勤

當與議之潛於內中聽虞乃問勤勤對曰恐未合衆客曰

止止勿復道

又曰楊正爲京兆功曹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賈胡共起

帷帳設祭尹車過帳胡牽車令拜尹疑止車正在前導曰

禮天子不食支庶况夷狄乎敕壞祭遂去

又曰鮑永爲郡功曹時有稱侍中止傳舍者太守趙興欲

出謁永以不宜出當車執佩刀興因還後數日詔書下捕

之果矯稱使者由是知名

又曰郭 爲郡功曹薦陰竄程胡魯歆自代太守仕詩曰  
古者卿士讓位今功曹稽古經可爲至德編署黃堂以爲  
後法

又曰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初爲郡吏歲旦與椽史入  
駕門下椽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席勃然  
進曰佞邪之人欺詔無狀願勿賜其觴太守歛容而止讌  
罷轉良爲功曹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

又曰汝南太守歐陽歛召邳憚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饗  
會百里內皆賫牛酒到府飲讌時臨饗禮畢歛致曰西部  
督郵繇延天資忠貞不嚴而治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

太平御覽

卷一百六十四

二

于朝憚於下座愀然前曰案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朋黨  
搆奸罔上害民明府以惡爲善以直從曲此旣無君又復  
無臣憚敢奉觥歛色慙不知所爲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  
至直功曹言功明府德也歛意少解曰實歛罪也

又曰永平初新野功曹鄧寅以外戚小侯每預朝會而容  
姿趨步有出於衆上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  
特賜輿馬衣服虞延以寅無實行未嘗加禮上乃詔令自  
稱南陽功曹詣闕寅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乃歎曰知人則  
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寅聞慚而退

後漢書曰虞延去官還鄉里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  
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

不完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  
卽辭退有頃宗果以侈縱被誅臨當伏刑揮涕而歎曰恨  
不用功曹虞延之諫

又曰周章初仕郡爲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  
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  
公行春豈可以議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勢傾王室而退就  
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正進退其可  
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乃止  
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  
也

又曰徐穉豫章人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  
太平御覽 卷一百六十四 三

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  
之

又曰韓稜初爲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疾不能聽政稜隱  
代典視事出入二年合無違者

又曰廉范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  
會融爲州所舉案 舉其罪 按驗之 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

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  
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

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  
曹耶范曰君困厄脊亂耶 鄭玄注禮記曰 啓曰不明之貌 語遂絕融繫出

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軍送致南陽塋畢

而去

續漢書曰汝南太守宗資以事委任功曹范滂時人謠曰  
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又曰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太守李鴻請署功曹未及  
到而州辟爲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  
既葬留起冢墳治喪三年

又曰李允爲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投允以捐  
溝中因謫署縣都亭長不得已起親職役

謝承後漢書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人太守宗資署功曹滂  
外甥西平李頌公於子孫頑蠶穢濁爲鄉曲所棄常侍唐  
衡屬其事資敕曹召署文學史滂不肯聽資怒召功曹書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四

四

佐朱零問不召頌意狀零以告滂滂答曰教當言頌則滂  
之姊子豈不樂其升進但頌污穢小人不宜染汗朝廷不  
敢以位私人是以不召零具答教如此零入聞滂使伍伯  
亂捶困杖言辭不懼仰疾言曰范滂請議猶利刃截腐肉  
願爲明府所笞殺不爲滂所廢同今日之死當受忠名爲  
滂所廢永成惡人滂正直譽謬皆此類也

又曰許劭仕郡爲功曹抗忠舉義進善黜惡正機執衡允  
齊風俗所稱如龍之升所貶如墮于淵清論風行所吹草  
偃爲衆所服

又曰李壽聰明智達有才儁太守黃讜高其名德召署功  
曹每進見常薦達郡中善人有異行者讜輒序用壽雖見

優禮隆盛壽意益下其所致達未嘗代其功美

又曰羊定宇世德爲郡功曹病困被不覆軀衣不周身郡將賜大布被及儒袴皆不受執志而終

又曰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引與爲友皓爲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由識我

又曰彭修會稽人仕郡爲功曹時西郡都尉宰晁行太守事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殺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晁怒使收縛意修排閣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問其過晁曰受教二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耶

太平御覽

卷一百六十四

五

修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攀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遂原意罰貸獄吏

袁山松後漢書曰岑晁字公孝高才絕人五經六藝無不洞貫太守成瑨請爲功曹時謠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張璠漢記曰陳寵爲廣漢太守風聲大行徵爲大司農帝問何以爲治寵曰臣任功曹王渙渙由是知名

魏志曰臧洪廣陵郡人也爲張超功曹超兄邈爲超曰聞兄弟爲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己出動任臧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及引見洪與

語大異之

又曰臧洪字子原太守張超請洪爲功曹董卓圖危社稷  
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  
臣未臬此誠天下義烈報恩致命之秋也今郡境尙全吏  
民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以此誅除國賊誠爲天下倡  
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

又曰袁渙字曜卿當時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靜舉動  
必以禮郡命爲功曹郡中姦吏皆去

又曰陳矯字季弼廣陵人太守陳登請爲功曹使矯詣許  
謂曰許下議論徒吾不足者相爲觀察還以見詭矯還曰  
聞遠近之論頗言明府矯而自矜使過泰山泰山太守薛  
悌異之結爲親友戲矯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隣國君從  
太平御覽 卷一百六十四 六

臣與遊不亦可乎  
又曰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年二十爲郡功曹鄭縣內  
繫囚數百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郡中奇其年少  
而有志也

魏畧曰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杜畿有舊署爲功曹常  
言此家疏延不中功曹也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南太守  
也

蜀志曰龐統字士元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  
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  
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  
談卽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起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

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白勵不亦可乎  
吳志曰聶友字文悌豫章人也少爲縣吏虞翻徙交州縣  
令使友送之翻與語而悅焉爲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  
爲功曹郡時見有功曹斐見之問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  
對曰縣間小吏耳猶可堪功曹吏佐斐曰論者以爲宜作  
功曹君其避之乃用爲功曹

又曰虞翻字仲翔爲孫策功曹好馳騁遊獵翻諫曰明府  
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帝不及也至  
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  
威故曰龍魚服困於豫且子余反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

畱意策答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諱謹草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四

七

創之計是以行耳

又曰謝談爲吳祭功曹以疾不諧祭教曰夫應龍以曲身  
爲神鳳凰以嘉鳴爲貴何必隱翼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  
哉

又曰潘濬字承明武威人也爲人聰察對問有機理王粲  
見而貴異之由是知名爲郡功曹

吳錄曰孫劭字長緒北海人爲孔融功曹融稱曰廊廟才  
也後爲吳丞相

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僑居陽平太守杜恕平逼迫舉  
毅爲功曹月餘日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爲之語曰  
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

又曰世號庚亮有異行元康之末潁川太守復以功曹命之亮服造士之衣杖捶荷斧不俟駕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府君飾車而迎遂巡辭焉形雖益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府君知其不屈乃難曰非常士也吾無以臣之矣乃厚禮遣之

晉中興書曰胡母輔之常過河南門下飲酒門下驂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之使取火博曰我卒也不乏吾事薦之河南君樂廣召見甚悅擢爲功曹

又曰任旭字次龍臨海人操立清儉不染流俗郡將蔣琇請爲功曹治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琇既不納旭乃謝去閉門講肄養志而已久之琇坐事被收旭於獄狼狽營救躬自扶送琇慨然歎曰任功曹直人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

太平御覽

卷一百六十四

八

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柏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

英雄記曰尙相先人尙子平有道術爲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飲食

會稽典錄曰孫策功曹魏勝以忤意見遣將殺之吳大夫乃伺大井而語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忠汝今日殺之則人明目叛汝吾不忍見禍及當先投此井中耳孫策大驚遽釋魏

勝

又曰魏朗字少英上虞人從太守行春寢於閣外感時至  
激中夜長歎府君問昨歎息者誰主簿曰書佐魏朗也府  
君由是知朗有凌雲之志轉功曹佐政旦與掾史上朝時  
功曹吏顧翕被喪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非翕不敬數  
卒撒去翕恚而不聽以手毆朗卒右手鳴鼓左手撒裘以  
聞府君曰朗當朝正色有不撓之節遂退翕以朗代之朗  
辭病不就

又曰魏徽字孔章仕郡爲功曹吏府君其名重徽每拜  
謁常跪而待之

華陽國志曰公孫述入蜀蜀郡拒守述攻之功曹朱尊絆

太平御覽

卷一百六十四

九

馬死戰光武嘉之

又曰李業字臣遊廣漢梓潼人少執志清白太守到咸慕  
其名召爲功曹十命不詣

又曰朱倉字雲卿下邳人受學於蜀郡張寧食豆屑飲水  
同業憐其貧資給米肉不受家貧常以步行爲郡功曹

鍾岢良吏傳曰桓虞字仲春馮翊萬年人也爲南陽郡守  
下車聞葉縣雍昱及新野令不遵法度選都郵不能正乃  
署趙爲督郵到葉昱卽解印綬入新野新野令聞昱已去  
遣吏奉記陳罪亦卽棄官虞乃歎曰善吏如良鷹下韉卽  
中擢爲功曹委以郡事

豫章列士傳曰華茂爲功曹病被不覆衣布衣不周身郡

將與大布被袴皆不受

汝南先賢傳曰袁閬字奉高爲公曹辟太尉掾太守唐珍曰今君當應宰府宜選功曹以自代因薦陳仲舉珍卽請蕃爲功曹

又曰新蔡鄭敬字次都爲郡功曹都尉高懿廳事前槐樹有露類甘露者懿問掾屬皆言是甘露敬獨曰明府政未能至甘露但樹汁耳懿不悅託故而去

又曰許慎爲公曹奉上以篤義率下以恭寬

荆州先德傳曰周瑜領南郡以麗士元名重州里所信乃逼爲功曹任以大車瑜垂拱而已

鍾離意別傳曰意字阿會稽山陰人也太守竇翔召意署太平御覽

卷一百六十四

十

功曹意乃爲府立條式威儀嚴肅莫不靖恭後日竇君與意相見曰功曹頃立嚴科太守觀察朝晡吏無大小莫不畏威

陳寔別傳曰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爲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乃懷檄請見乞從外署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倫後被徵爲尙書郡中士大夫送至傳舍倫語衆人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此各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惡則稱己者也聞者方歎息

陸績別傳曰績字公紀郡人也太守王朗命爲功曹風

化肅穆郡內大治

京兆舊書曰長安孫晨家貧爲郡功曹十日一炊無被有一束幕臥其中旦則收之

### 司倉參軍

後漢書曰戴就字景成仕郡爲倉曹掾刺史劾其太守遣部從事案倉庫簿領五毒慘至郡事遂釋也

三國典畧曰張軌人關拔岳以爲倉庫參軍有請貸官粟者軌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賣所服之衣糴粟以賑其乏

### 司戶參軍

後漢書曰陸績李邵皆仕郡爲戶曹史邵後官至司空

唐書曰裴琰之絳州聞喜人也世爲著姓永徽中爲同州

大平御覽

卷一百六十四

士

司戶參軍時年少美容儀刺史李崇義初甚輕之先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道崇義促琰之使斷之琰之命書吏數人連紙進筆斯須剖斷並畢文翰俱美且盡予奪之理崇義大驚謝曰公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大知名

游爲霹靂手

### 司兵參軍

唐書曰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居鞏縣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兵曹參軍

### 司法參軍

後漢書曰周燕宣帝時爲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因燕數

諫不聽遂殺囚家詣闕稱冤詔覆考燕謂太守曰賊謹定之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使收燕燕遂死之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兩漢有決曹賊曹椽主刑法歷代皆有或謂之賊曹或爲法曹或爲墨曹

又曰郭弘爲潁川郡決曹椽治獄至四十年用法平正郡內比之東海于公

隋書曰陳孝義爲曾稽司郡法書佐太守蘇威欲殺一囚固諫不許解衣請先受死乃止後至侍御史汝州刺史

### 五官椽

後魏書曰王尊字子贛涿郡人爲安定太守出教曰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適足

太平御覽

卷一百六十四

七

以罪矣遂將輔送獄直府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輔繫獄數日而死

東觀漢記曰黃香江夏安陸人也父況爲郡五官舉孝廉貧無奴僕香躬勤左右苦暑乃扇牀枕冬以身温席

又曰桓帝時白馬令李雲坐直諫繫獄弘農五官掾杜衆傷其中直獲罪上書願與雲俱得死遂俱死於獄中

後漢書曰諒輔字漢儒仕郡爲五官椽夏大旱太守自祈禱無應輔乃自曝庭中祝曰輔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不肖調理陰陽順承天意乃積薪以自環篝火其旁曰若日中不雨將自焚日未中而澍雨也

臧榮緒晉書曰范略字彥長南陽順陽人少遊學清河遂

從家僑居郡命爲五官掾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四

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四終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五

職官部六十三

州主簿

從事

中正

州主簿

韋昭辯釋名曰主簿主諸簿書簿普闡諸事

漢書曰王尊遷東郡太守水盛汎浸溢瓠子金堤尊躬率吏民沉白馬効水神河伯尊親珪璧使巫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廬于堤上及水盛堤壞吏民皆走唯二主簿位在尊旁尊立不動而水波稍廻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五

一

東觀漢記曰周喜仕郡爲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喜從太守何敞討賊爲流矢所中謂賊衆曰卿曹皆民隸也豈有還害其君者耶喜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賊於是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

後漢書曰朱儁會稽人也太守尹端以儁爲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棄市儁乃羸服間行輕齋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還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

魏志曰盧毓字子家涿郡人也崔琰爲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

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曰未見君子我心傷  
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  
之黨以未成婦也金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  
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昏之後罪何所加晉音謹且  
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  
刑之爲可殺之爲重太祖曰毓之所執是又引經典有意  
使孤歎息

又曰龐涓字子異太守徐揖請爲主簿後郡民黃昂反圍  
城涓棄妻子夜踰城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發  
兵涓欲仗劍二郡感其義遂與兵軍未至而郡邑以陷陣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五 二一  
死涓乃收斂楫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

又曰崔林字德儒清河人少時晚成宗族莫知唯從兄琰  
異之太祖定冀州擢爲州主簿

蜀志曰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丞相領益州牧以微爲主  
簿微固辭輿而致之既至亮引見而微自陳謝亮以微不  
聞人言於座上作書與之

吳錄曰荀咸字子良爲郡主簿太守黃君行春留咸守郡  
君緣棲採雀卵咸責數以春月不宜破卵杖之三十

王隱晉書曰陶侃字士衡鄱陽人爲郡主簿夫人病欲使  
主簿迎醫於數百里天大雪人各辭疾召侃使行侃曰資  
於事父以事君夫人亦當父母安有父母之病而聞迎醫

不便行也

晉書曰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羣辟主簿太守趙廡甚器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爲所攻光武時移東山遂得全完其議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不得孝子刺史戲京曰辟士爲不孝耶舉板答曰今爲忠臣不得復爲孝子其機辯皆如此類

又曰易雄字興長長沙瀏陽人也仕郡爲主簿張昌之亂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壺雄斬之雄顏色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賊乃舍太平御覽

卷一百六十五

三

之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  
又曰潘京武陵人也郡辟爲主簿後太廟立州郡皆遣使賀京白太守曰夫太廟立神主移應問訊不應賀遂遣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爲求式

又曰習鑿齒字彥威爲桓温荆州主簿親遇隆密時語曰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也

宋書曰王思遠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柏與廬江昌寓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爲備筭總訪求偶對傾家送遣之

三國典畧曰梁季鷹字公廣漢人也西昌侯藻爲益州

以爲主簿使至建昌梁武悅之謂曰卿何如昔日李膺對曰勝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梁武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

後魏書曰裴安祖弱冠州辟爲主簿民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郡內欽服之

又曰韋肅字尊顯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肅以家粟造粥以餌飢人所活甚衆

又曰杜暹補婺州忝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萬餘張以贈之暹唯受一百番餘悉還之時州寮別者見而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何異也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五

四

唐書曰顏杲卿以廢授官性剛直有吏幹開元中爲魏州錄事參軍振舉綱目政稱第一

三輔決錄曰韋元將年十五身長八尺五寸爲郡主簿楊彪稱曰韋主簿年雖少有老成之風昂昂千里之駒

陳留耆舊傳曰戴斌爲郡主簿送故將喪歸鄉里蠡吾里人距之孝子臣吏脫經叩頭求哀終不見聽斌乃投經放纓操手劔瞑目厲聲距踊而前曰哭不哀者耶君也喪車不前者戴斌也里人服其義乃內之

廣陵烈士傳曰劉雋爲郡主簿郡將爲賊所得雋知言辭不能動賊因叩頭流血乞得代之賊不聽前砍府君雋因以身投之正與刃會斫左肩瘡尺餘賊又欲更下刃雋號

呼抱持不置賊因會曰此義士殺之不祥遂俱縱遣  
黃義仲交廣二州記曰合浦之士有尹牙爲郡主簿太守  
答云重仇未執牙卽變姓易名爲執之天子奇其義因赦  
不問

俗說曰謝景仁爲豫州主簿在立閣下桓聞其善彈箏便  
呼之既至取箏令彈謝卽理弦撫箏因歌秋風意氣殊邁  
桓立以此奇之

### 從事

漢書曰丙吉字少卿爲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爲州從事  
又曰趙漢涿郡人爲州從事以嚴潔通敏下士爲名

又曰楊雄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嚴君平德杜陵李强爲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五 五

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眞得嚴君平矣雄曰備禮以待之彼  
人可見而不可誦也强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禮與相  
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也

東觀漢記曰鮑永爲司隸校尉矜嚴公正以平陵鮑恢爲  
從事恢亦抗直詔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又曰樊準字幼陵爲州從事臨職介正不發私言

又曰班彪避地河南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敬待後接  
以師友之道

後漢書曰朱震字伯厚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贓罪之數  
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如風朱伯厚

續漢書曰楊球爲幽州從事部分邊塞職事脩理

謝承後漢書曰陳眾辟州從事有劇賊淳于臨等數千人  
攻縣殺吏光武遣司空李通率師擊之州牧惶怖恐獲罪  
辰眾於是自請以恩信曉諭降之乘單車駕白馬往賊  
所以義告諭賊素服名德卽降服民生立祠名曰白馬從  
事

華嶠後漢書曰衛羽爲州從事時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  
濟陰太守負其勢大爲貪放刺史第五種欲取之聞羽素  
抗厲乃召羽問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  
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城門收匡賓客  
親吏四十餘人七日中起發其賊五六千萬卽舉奏一州  
震慄

太平御覽 卷一百六十五 六

魏志曰賈洪字叔業家貧好學應州辟其時州中自叅軍  
以下百餘人唯洪與嚴包宇文通才學最高故眾謂之語  
曰州中 賈叔業辯論曾嚴文通

又曰袁紹領冀州從事沮授喜曰吾腹心也

又曰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  
姓漢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

又曰邢顒太祖辟爲冀州從事時人稱之德行堂堂邢子  
昂

蜀志曰張松說劉章交通先主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

門以諫璋無所納

又曰馬謖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材力過人好

論軍計

又曰譙周字尹南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推誠不識無造次辯論之方然潛識內明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建學從事

王隱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人年四十始爲州郡部河南從事

又曰劉毅辟爲司州都官從事京邑肅然彈河南尹事司隸徐不過曰躍虎之犬鼪鼠蹈其背毅曰既能躍虎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

晉中興書曰華譚字全思生末期而父歿母年十八執節養譚弱冠知名揚州刺史周俊禮辟署從事刺史愛其才  
太平御覽 卷一百六十五 七  
器以爲賓友

益部耆舊傳曰李弘字仲元爲州從事楊雄稱之曰不屈其志不累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閒見其貌肅如也觀其行穆如也聞其言戚如也

陳畱耆舊傳曰高慎字孝甫敦質少華口不能劇譚囁而好深沉之謀爲從事號曰臥虎故人謂之巖然不語名高孝甫

又曰巴陵任文公有道術爲州從事時越儻欲反州遣五從事案虛實止傳舍食未半有風發案文公起逆曰當有變因卒駕去諸從事未能發爲郡兵所殺

鍾離意別傳曰揚州刺史夏君三辟意九江從事三府側

席夏君見意曰刺史得京師書聞從事有令聞刺史何惜王家之爵不貢賢者乃表上尚書

李固別傳曰益州及司隸辟皆不就門徒或稱從事掾固曰未曾受其位不能獲其號

孟嘉別傳曰庾亮辟嘉爲勸學從事亮盛修學數高選儒官正旦大會褚裒問亮嘉何在亮曰但自覓之裒歷觀之指嘉曰將無事乎亮欣然

羅含別傳曰含字君章刺史庾廙以親賢之重作鎮方岳搜揚楚楚匪蘭弗刈仍辟含荊州部從事

潛夫論曰孝明帝時荊州舉茂才過闕謝恩賜食既訖問何異聞對曰巫地有劇賊九人刺史不能得帝曰汝非部郡從事耶對曰是也帝乃振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何以爲茂才乃捶數百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閒賊卽伏誅由此觀之擒賊在明法不在數赦也

世說曰顧和爲州從事月旦朝未入停車周侯立和車邊過和風貌夷然不動周指顧心曰此中何有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入遇丞相曰卿州吏中有合僕才

又曰羅含爲宣武從事謝鎮西作江夏使往檢校之羅旣至初不問郡家事乃遙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何事羅云未審公謂謝尙是何似人桓公答仁祖是勝我許人羅云豈有勝公人而有行非者次一無所問桓公奇其意而不責

工丞相集教曰丹陽從事陳耽器局弘正可轉主簿吳興  
從事謝鸞才幹正直可轉西曹

中正

魏畧曰時苗字得胄鉅鹿人也爲大官令領其郡中正定  
九品至於敘人才不能大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  
置

吳志曰習溫爲荊州太平公太平公卽州都也後潘秘爲  
尙書僕射代溫爲太平公甚得其譽

晉書曰楊暉陶侃共載詣顧榮州大中正溫雅責暉與小  
人共載暉曰江州名少風俗卿己不能養進寒雋且不可  
毀之楊暉代雅爲大中正舉侃爲鄱陽小中正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五

九

又曰諸葛瞻領丹陽宣武新安三郡大中正時中州人士  
多寓焉

又曰劉毅字仲雄年七十已告老後舉爲青州大中正尙  
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孫尹曰司徒魏舒司隸  
嚴詢與毅年齒相近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寮總攝機  
要舒所統殷廣廉執九品銓十六州議者不以爲劇昔鄭  
武年過八十八爲司徒毅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  
思慮遂爲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而自親貴  
始焉

又曰解結問別駕治中河北白壤高良何故少人士每以  
三品爲中正皆云不審陳碩對曰詩稱惟岳降神生甫及

申英偉大賢多出山澤河北地平氣均篷蒿裁六尺不足成林故也

又曰于寶稱晉宣帝除九品置大中正晉令云大小中正爲內官者聽月三會議上東門外設幔陳席

又曰劉毅上表刺史初臨州大中正史若吏部選內猶下中正問人事所在父祖位狀

晉起居注曰僕射諸葛恢各稱州郡大中正爲吏部尙書及卽司徒左長史屬椽皆爲中正臣令領吏部請解大中正以爲都中正職局司理不宜兼者也

蕭子顯齊書曰張緒字思蔓吳郡人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長沙口晃屬選用吳興人聞邕爲州議曹緒以資太平御覽 卷一百六十五 十  
籍不當執不許晃遣書佐固請之緒正色謂晃曰信此是家州卿殿下何得見逼

梁書曰沈約遷侍中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關尙書入條事

後漢書曰房堅遷齊州大中正高祖臨朝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千秋與幽州中正楊居各舉其子高祖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

北齊書曰乾明中邢邵爲中壽監同郡許惇典郡競本州中正遂 附宋欽道出邵爲刺史

三國典畧曰陳以孔英爲御史中丞領揚州大中正晉令宋齊以來爲大都兵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所得秩俸

隨卽分贍孤寡郡中大悅

襄陽耆舊傳曰晉朝以江表始通人物未悉使江南別立大中正

通典曰魏司空陳羣以天臺選用不盡人才擇州之才優者有昭鑒者除爲中正自較人才銓定九品州郡皆置吳有太平亦其任也

郭子曰孫子荆應上品拔王武子時爲大中正謂訪聞此人非卿能拔自爲之目曰天才英雄亮拔不羣

傅子曰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評此人才之高下各爲輩目州置都而總其議

晉宣帝除九品州置大中正議曰案九品之狀諸中正旣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五

士

未能料究人才以爲可除九州置大中正

曹叡集九品議曰伏見明論欲除九品而置中正欲檢虛實一州濶遠略不相識訪不得知會復轉訪本郡先達者此爲問州中正而實決於郡人

孫楚集奏曰九品漢氏本無班固著漢書序先往代賢智以九條此蓋記鬼錄次第耳而陳羣依之以品生人又魏武拔奇決於胷臆收人才不問階次豈賴九品而後得人今可合長守爲小大中正各自品其編戶也

劉毅集論九品曰臣聞用治理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治亂之所由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柄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今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除九品置魏弊法更立一代之美制

荀最集曰表讓豫州大中正曰被勅以臣爲豫州大中正臣與州閭鄉黨初不相接臣本州十郡方於他州人數倍多品藻人物以正一州清論此乃臧否之本風俗所重傳暢自序曰時請定九品以余爲中正余以祖考歷代掌州之論又兄宣年三十五立爲揚州都令余以少年復爲此任故至於上品以宿年爲先是以鄉里素滯屈者漸得敘也

應璩新論曰百辟立中正九品置都士州閭與郡縣希疎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五 十一

如馬齒不相識何緣別義理

